

百川學海

畫簾緒論
官箴
祛疑說
因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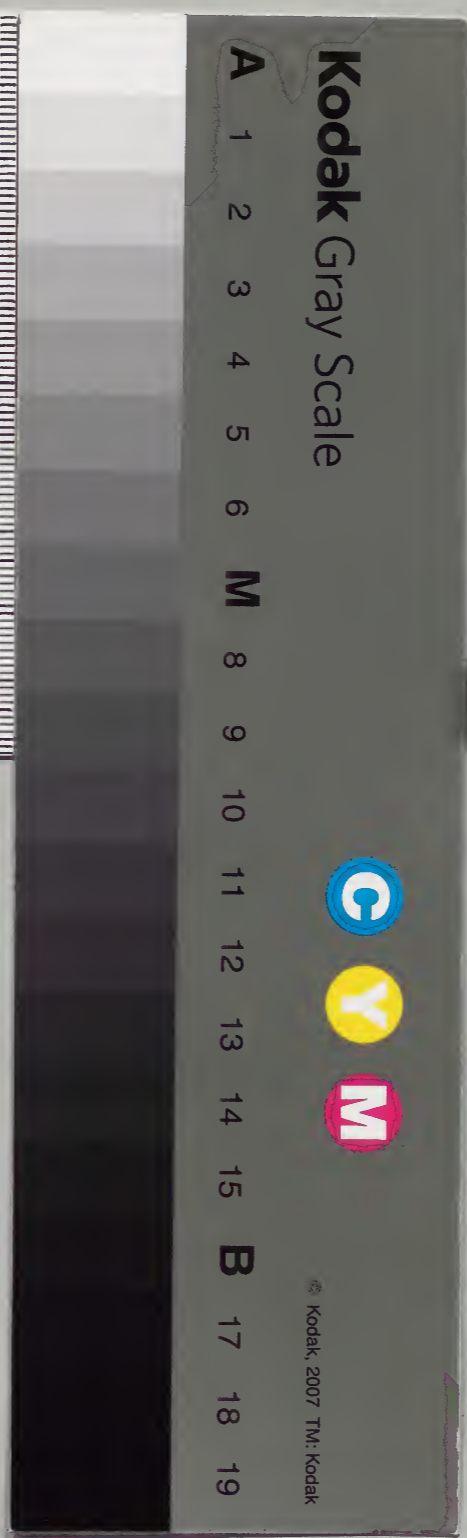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八五	三〇
類		四號	冊架

叢書 二 丁集一

共三十本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八五	三〇冊
三七〇函	一七架		

內閣文庫	漢	9854
冊數	30	(12)
函號	370	33



析圭分爵從政泣民等爾而於治邑獨憚焉鑿
喻其煎熬償債以狀其不得已之意嘻邑非果不可
為也或者材與學未之副也

外舅通直天材家學見稱于時試邑香溪游刃無全

牛矣將有行也規規問政若無所能者豈非以眾所
憚不敢易視歟謙訪再三辭不獲命迺退而冥搜疇
昔鯉庭所親見所習聞者條為十有五篇目曰書簾
緒論以代郊餞之什天為政本不可以言語文字傳
也而所能言者又特政之糠粃烏用是啾啾哉昔傳
琰父子為令並著能名乃有所謂理縣譜然則言語
文字容可傳也神物啓祕縣譜復出是編幸投之苦
海云端平乙未季夏吉日天台胡太初述

董廉緒論目錄

盡已篇第一

臨民篇第二

事上篇第三

察案篇第四

御史篇第五

聽訟篇第六

治獄篇第七

催科篇第八

理財篇第九

差役篇第十

賑恤篇第十一

行刑篇第十二
期限篇第十三
勢利篇第十四
遠嫌篇第十五

伶侷假之以辭色將之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
事之得失廩餼必豐課試必謹其端厚俊秀者獎異
之其詞訟蔓及者覆護之其凌辱衣冠者懲治之則
士悅而知慕矣曰獎孝弟人情敬其父兄則子弟悅
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其有
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必屈己求見必置酒登延護
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靡然知斂或有兄弟訟財
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愧恥之心以弭其
乖爭之習聽其和允勿事研窮則民俗歸厚矣曰勸
農桑今以勸農繫銜朝廷以勸農著令非不勤至今
也不然歲二月望爲文數行率同寮出近郊集父老
讀之飲食鮮少甚至折錢事畢即自攜酒肴妓女宴

賞竟夕實意安在哉令到官之始不必姑俟來春便
當以農桑衣食之本諄諄然喻之而所以妨害病擾
之者必懲必戒則民斯咸安其業矣曰略勢分令爲
近民之官而今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
可畏銜冤茹苦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
則吏卒禁訶笞朴交錯畏懦者已神銷氣沮矣故欲
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
前康色詰問以盡其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則設
籬縣門之外俾自扣擊如是則民情無有不獲自盡
者矣行斯四者他如賑恤之不可不時追逮之不可
濫毋事橫斂毋事酷刑非甚不便於民不必好爲
非甚宜益於民不必輕爲興舉其餘節目皆當

而廣充之雖然愛民之要尤先於使民遠
之麗刑豈皆頑而好犯哉愚蒙亡知故抵冒而不
自覺令宜以其條律之大者榜之墻壁明白戒曉曰
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爲趨避其或有犯到官
哀矜而體察之照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
若悉欲盡法施行則必流於酷矣昔卓茂爲密令諭
其民曰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
措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凡爲令者宜寫一通
寘之座右

事上篇第三

令領一邑太守察之諸監司察之所以防汙虐戒曠
敗也公正自飭廉謹自將固令所當持循職事攸關

尤合加察轉漕司惟財賦耳縣道賦入自有定數率
是輸之郡家本自無甚干涉其他戶婚詞訴吾惟決
之以公奚懼焉常平茶鹽司惟廩役與鹽課爾不產
鹽不繫銜處於鹽無預若齊民之差役公吏之敘役
與夫常平義倉之斂散吾無偏私無侵移又奚懼焉
惟提點刑獄司則視諸司為獨重何則刑獄民命所
係苟有過誤厥咎匪輕殺傷多委同官驗視安知其
無或踈鹵乎罪囚淹禁動經歲月安保其無或疾病
乎結解公事惟憑供款又安信其果無翻異乎有一
于茲便罹憲網故惟在我者無往不謹不審而又得
部使者察其忠實寬其鞭驅庶乎可以免厥咎也其
又本州則視憲司為尤重何則州縣一家也令之視

守猶子弟之於父兄也情苟不通事無可集
若獄訟若日生事務無一不與相關而縣之最
者莫若不時專人每專人一來陵蔑名分擒捽吏
大者數百千小者百餘千方得其去又其次二稅
差吏拘催酒稅專差吏監督日食之供需公事之
告令無不聽命惟謹甚而擅興威福轄養娼妓需
器用哀取錢物無所不有令謁郡之始便當明稟
君其職事不敢不勉而縣家苟有不逮亦乞加體恤
之仁仍乞給紫袋曆二道絡繹往來彼此咸御名書
之庶幾事情無有不達而文移之督促可省也如經
兩月事不辦集然後甘受專人之擾慢令之罰若稅
賦虧日額酒稅虧月額者率十之四五却乞遣吏監

督不然告寬轡勒容竭其長夫州家亦欲集事爾差
專人差公吏豈其得已令若恃其相容遂至弛怠公
事不集財賦不登亦奚咎夫郡之督促哉雖然奉法
循理盡瘁效職監司郡守之難事猶可也惟是臺幙
郡僚或捧檄經從或移書請託賓餞稍有不奉承
稍有不虔賢明仁厚之人固能推誠相亮否則情好
易睽間隙易啓始於職事相關之際裾撫橫生甚而
使長會聚之時譏讒肆入蓋有陰中其毒而獲戾者
多矣故令之待臺幕郡僚者寧過於勤毋失之急寧
過於恭毋失之簡寧過於委曲毋失之率意而徑行
此亦可以杜無妄之災矣

僚案篇第四

僚案兄弟等也兄弟有闕牆之釁則家用
以幹蠱而禦侮哉縣僚本無慢長官之心而每
與令不相能者非他也令狹長以臨僚案僚案復
與令不相下勢必至於睽且忌不和縣無州郡黜陟
之權合轍而馳同舟而濟令苟怡怡相與孰不竭力
以佐令乎然相得每難而相失每易公事分委佐廳
俾之書判或意見偶異或請托所牽未能與令意合
令輒自行改判或牒請再擬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
平心量酌其是否過廳面議使之欣然竄易而無怨
心乎佐廳吏人有過令遞呼上杖之于庭縣吏或有
咆哮佐官亦復自行鞭撻遂致彼此猜忌因成離隙
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致委曲於其本官令其自行

決遣使之赧然愧服而無怨必乎丞簿而下俸入極
微曾不足以養廉而令輒拖壓累月令雖不明支已
俸却或於官錢移易皆用其何以得同僚之心故同
僚俸給酒當按月支送或一時匱乏則明以相告令
亦不當先支已俸及有移貸之私收支簿曆使之通
知可也如是則又孰不悟然相體能與縣家同休戚
乎令始至之日必延見僚家歷述弊端悃幅無華肝
膽相照職事關係彼此明言毋懷忍以含怒廳吏問
謀彼此斥絕毋嗜聽以相猜心同一人事同一體則
政和而民受其福矣豈惟民之幸亦令之幸也雖然
同官皆忠良之士固自悉無可慮彼有沈鷲狼狽者
以狹才以相陵或侵權以相撓或陰譎長官之短或

樂受說者之言則將柰何哉今豈無假故疾病勢必
委佐官暫攝而攝者輒變亂其統紀縣道庫賬亦有
屬佐廳司掌及有財賦合屬佐廳催督者而佐官輒
視為己物不與縣道通融則又將柰何哉吁此當以
誠感不當以勢爭以誠感則禮意必周懇白必豫使
之自有所不敢為以勢爭則意義日睽雙言隙日甚或
相訐或互申弊有不可勝救者此令所當深戒而早
圖者也

御吏篇第五

人皆曰御吏不可不嚴受賕必懲無赦不知縣之有
吏非臺郡家比臺郡之吏有名額有廩給名額視年
勞而遞升廩給視名額而差等故人皆有愛惜已

身之意顧戀室家之心乃若縣吏則不然其來也無名額之限其役也無廩給之資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此猶可也縣官日用則歛其買辦燈燭柴薪之屬縣官生辰則歛其置備呈香圖綵之類士夫經從假寓館舍則輪次排辦臺郡文移專人追逮則哀金遣發其他貪黷之令誅求科罰何可勝紀嘻彼財何自來哉稍有資產者又孰肯為吏哉非飢寒亡業之徒則駟狡弄法之輩非私下盜領官物則背理欺取民財爾愚嘗妄思周官胥徒府史之制有名職廩稍之供是以吏皆廉平俗亦醇厚今時殊事異縣道財賦煎熬抹過不暇給而暇辦吏俸哉此說殆類談何為令之計者亦不過曰庶以率之耳其身正不令而行

堂供需生辰獻壽等一切罷去我既不科求於吏縱未知悛改在我責之可無愧辭然後弄權者必懲犯法者必斥至有稍能任事之人今或倚以為用彼輒妄自誇說謂事無大小是非曲直率由於我汝乞我金若干我令汝事必勝已而果然甚至駕說於本官以為巧取之地吏之溪壑未飽而令之惡聲已彰矣間有縣令精強者一切不肯任吏吏則廣說道理曲為游揚使而不容不從其言此術又不行則必於令啓處之間自與儕伍私相評議使其語陰入於令之耳令不之察謂其無心之言從而信之而不知已墮其計中矣吏之姦說萬狀最不可不深防審察故欲吏之不受賂斷無可行之策但使事事清明人無

觀望知吏之不必屬賄之不可行已為政之善矣乃若俗自醇厚吏自廉平非如前所謂循周官之制不可也波流日靡孰挽而東徒增太息云爾

聽訟篇第六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情瀉靡機事橫生已難使之無訟惟盡吾情以聽之而已縣道引詞類分三八始至之日多者數百少者亦以百數令憚其煩遂有展在後次併引者不知省訟固自有道若憚煩拖後積壓愈多雖竭其精神難理矣或謂不拘日子有狀即受可免積壓然縣家事多若日日引詞則詐牒紛委必將自困不若間日一次引詞却將鄉分廣狹分搭遇一則引某鄉狀遇三則引某

狀遇五遇七遇九各引某鄉狀不得攙越庶幾事簡易了且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其當行者一也分鄉定日此止可為常事設若鬪毆殺傷水火盜賊不測等事亦俾待次不亦晚乎却如前之說置鑼於縣門之外不以早晚咸得自擊鑼鳴令即引問與之施行若有些事情急迫合救應者便與救應合追捕者便與追捕合驗視者便與驗視却不可因循失事此其當行者二也詞訟到官類是增撰事理妄以重罪誣人如被毆必曰殺傷索財必曰劫奪入其家必誣以作竊侵墳界必誣以發墓此類真實固有而假此以覘有司之必與追治者亦多要當明立榜文嚴反坐之法

須令狀尾明書如虛甘伏反坐六事異時究竟果涉
虛偽斷當以其罪罪之則人知畏而不敢飾詞矣此
其當行者三也詞訟在官不與結絕所以愈見多事
每一次受牒新訟無幾而舉詞者往往居十之七八
徒費有司之閱視徒勞人戶之陳請不若先行告示
凡有詞在官如易於剖析即與施行但有追會不齊
究實未到合聽有司區處不應疊疊陳詞今以兩月
爲期如兩月之外不覩有司結絕方許舉詞不然並
不收理此其當行者四也縣道每有姦狡頑囂之人
專以教唆詞訟把持公事爲業先當榜文曉諭使之
盡革前非若有犯到官定行勘杖刺環押出縣界必
懲無赦凡遇引問兩爭應答之辭與狀款異此必有

教唆把持之人也須與研窮根勘重賞干罰此其
行者五也凡與一人競訴詞內必牽引其父子兄弟
七五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爲
證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
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令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
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且須下鄉
審責供狀待其緊急方可引追此其當行者六也不
應爲有罪不許因事告事法令昭然而今之爲令者
喜聞人家隱微於是告訐之風滋長甚至收人白劄
子見之施行於是愈無忌憚妄行指摘而民無寧居
之日矣此亦合預行榜諭告訐者未問虛實先坐不
應爲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

勿聽理併先坐罪此其當行者七也引到詞人供責
必須當廳監視能書者自書不能者止令書鋪附口
爲書當職官隨即押過其事輕理明不待證會者自
可隨手決遣若涉追證費勘會亦只憑此初供最不
可押下案致令胥曹得以恐脅說誘而使之變易直
情此其當行者八也大凡蔽訟一是必有一非勝者
悅而負者必不樂矣愚民懵無知識一時爲人鼓誘
自謂有理故來求訴若令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
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前明加
開說使之自知虧理宛轉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
亦無辭矣此其當行者九也令每遇決一事案牘
委憚於編閱率令吏摘撮供具謂之事目不

人囑其理長者不爲具出而理短者反爲聲說以此
斷決多誤不若令自逐一披覽案卷切不要案吏具
單兼勝者固有理而負者亦未嘗無道理可說特不
若勝者之多耳令合先述其是而折其非則負者雖
欲番訴不可得矣此其當行者十也此姑論其大略
若夫隨機應變遇事酌裁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則在
明有司

治獄篇第七

刑獄重事也狂狴惡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
流又小者亦杖寧有白出之理脫或差誤胥吏奚恤
其必必屬之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詎可不加
謹哉一曰禁繫必審二曰鞫視必親三曰墻壁必完

四曰饑寒必究五曰疾病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
出入必防令每有私忿怒輒置人于園兩爭追會未
圓亦且押下佐廳亦時有遣至者謂之寄校長官多
事漫不暇省遂致因循淹延不知一人坐獄闔戶抱
憂飽暖失時疾病傳染殆有甚可慮之事而又有合
共處不合共處者蓋兩爭若使異牢則有賂者可使
獄吏傳狀藁通信息而無賂者必被其害孰若使之
共處可以互相察視乎健訟之徒樂入囹圄因得以
峻教獄辭變亂情節孰若別處一牢而使之不得與
餘囚相近乎羸老之人必察其有無疾病或致沉重
徒見費力婦人女子必察其有無娠孕脫有墮墜無
以自明此所以禁繫之不可不審也在法鞠勸必六

官親臨今也令多憚煩率令獄吏自行審問但視成
款僉署便為一定甚至有獄囚不得一見知縣之面
者不知吏逼求賄賂視多寡為曲直非法拷打何罪
不招令合戒約推款不得自行訊鞫公事無小大必
令躬自喚上詰問再三頑狡不伏盡情然後量施笞
榜周官有五聽之法亦以獄情難測不可專事箠楚
也在法一更二點長官親自定牢今也聽政無暇則
委佐官飲酒相妨則委典押不知脫有逃逸各將誰
執況吏輩受賂則雖重囚亦與釋放安寢無賂則雖
散禁亦必加之縲紲最不可不躬自檢察昔能于復
宰暨陽日間不時趨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
寢所夜半掣鈴獄卒應喏否則必罰由是並無不測

之慮最爲可法此所以鞠視之不可不親也今在在
州縣獄多有頽墻敗壁不甚完固者固當亟加整葺
然罪囚姦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重囚賂放
其自便日間囚以飲水爲名將水灑壁浸漬泥濕夜
深則鑽壁踰墻倏然而遁吏卒睡熟無由知覺洎覺
則追之已無及矣此最利害令當審量罪囚輕重重
者勿使處近壁之匣墻之上必加以茨壁之內必夾
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行相視有不完處隨加修
補戒飭吏卒每夜不可止留一人直更須要每更輪
流兩三人明燭巡視諸牢次早令出廳先詣獄點名
然後僉押文字日以爲常墻壁之當完者如此獄囚
合給糧食自當於經費支破有因縣道匱乏而

吏者不知官給尚欲減剋而可使吏供輸乎寧節他
費此不可節也人當日給米二升鹽菜錢十文朝已
晚申立定程式獄子聲喏報覆令躬點視然後傳入
其有家自送飯者當即傳與仍點檢夾帶毒藥刀仗
銅鐵器四文字之屬春夏天氣蒸鬱須與疎其牕櫺
蠲其穢汙使不至卑濕與滌致興疫癘如稍向寒便
當糊飾戶牖支給綿炭使各得溫暖和適可免疾患
饑寒之當究者如此不幸獄囚有以疾病告者將柰
何哉曰此不可不察也有實病而吏不以告者有未
嘗病而吏誣以告者蓋吏視囚猶犬豕不甚經意初
有小病不加審詰必待困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
告者若有貲之囚吏則令其詐病巧爲敷說以覲責

出漸為脫免之地此令所當深察責在推司日具有
無疾病申令於點視之際又自躬加審察如以病告
者且與召醫治療日申增減其甚困頓不可支者然
後責令親屬保識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司官皆能
吏必實于罰不然萬一死者踵憲司屍言人能
能免咎乎又不幸獄情有疑似而難明者將奈何乎
曰此不可不辨司官皆能觀欲早出而妄
自誣伏者矣又有訊逼令招認者
矣亦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
容不以為然者矣不知監繫最不可泛及拷訊最不可
妄加而臆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為是也史傳所載
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勝

數諺曰捉賊須捉賊捉姦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為有
道故凡罪囚供款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
一逼人于罪使無辜者受枉罰令得無校於心乎乃
若獄門出入之禁其責專在當日推司監牢嚴行拘
督應當日而拋離不到者有司吏卒非係在獄而輒
入者有罰令自點察之外許人告訂罪人水火茶飯
各須有人監臨事畢即入元處不得放令閑散逐牢
內門無故不得輒開若家屬得送茶食不得私令與
囚相見吏卒亦不得因而與之傳遞信息漏泄獄情
此皆所當深致其防者也夫縣獄與州郡不同州郡
專設一官故防閑曲盡縣令期會促迫財賦煎熬於
獄事每不暇詳謹罪之小者縣得自行決遣罪之大

者雖必申州而州家亦惟視縣款爲之憑據則縣獄豈不甚重而今之任責豈容不由盡其心哉故愚於此反覆諄復不嫌於贅

催科篇第八

今之作縣者莫不以催科爲先務而其弊有不勝言者最是鄉胥走弄簿籍漫漶不惟驅督不登縣受郡之責抑亦逼抑過甚民受官之害邇者廷紳奏請以十戶爲一甲一甲之中擇管額多者爲首承帖拘催自浙而江往往行之已徧今不當別爲規約止是就此察其弊而圖其官民兩不相病者爲善耳愚嘗思之去官之病者爲說有二去民之病者爲說亦有三其一曰民戶合管產業籍之于縣縣道合抱稅額籍

之于州州視額督趣縣視產起催此常式也然多有坍塌廢有逃絕郡雖迫之縣縣實無可催者官之與吏徒被督責不若先與刷具事故數目實計若干申州乞差官究實與蠲其額容俟他時興復仍舊起催仍申省部照會或太守難之令能於合催財賦盡數趣辦使郡用不至匱乏當亦自能聽從也其二曰起催稅物例是勒逐鄉鄉胥供具合管數目以憑給引不知鄉胥與富強之家素相表裏有稅未即具上或不盡具至有每年不曾輸官者却止將善良下戶先具催數或多科尺寸逼令輸納此只合選稍公實吏人具出等則先次起催上三等而後徐及四等以下戶令又自將前兩年產稅簿點看如吏人富具而不具

與夫當催而不催者皆有罰所以不用新造簿而必用舊簿者防鄉胥為欺也若諉曰升降不等過割不時畢竟田主雖易而田則未嘗易自可揆究官物之所在如是則無陷失之患其三曰每日催到官錢至夜方有定數已難入庫多是寄留廊頭或公吏處遂至侵貸移易或有止以虛數影過者其法合置兩大櫃且與權行收鎖來早或躬親或委官點數入庫不可因循又須擇家計稍溫行止稍明有親戚保識人充庫子每旬休與之點視及將收支簿曆驅磨其庫壁須用板夾持十分堅固待其欺萌侵盜之後雖斷刺估籍與夫抑勒眾人填納亦無及矣此去官之病當爾其一曰甲帖之設本以優役戶今乃以困官戶

蓋起催本是戶長之責今官戶不應役者亦承帖催科矣姑置勿論但差甲首之時弊倖尤多有囑者稅額雖多乃與分為三數引而常為甲下戶矣無囑者稅額雖少乃與最少下戶同引而常為甲首矣不特先期輸納而甲下十標欲其分給人戶有居于縣市者有居于外都者安能一一識認其家最為被擾莫若各隨都分等則分差一等戶止與一等共甲仍不許將合納數目分作別引其納足乞改付下次者案吏不得邀阻違許執覆將吏科斷其二曰民戶之受害者莫甚於已納重追皆由案吏不相關照鄉胥不與銷豁夫先期樂輸本是畏法而點追苛擾與未納同又且呈鈔繳引分外費用入誰肯先輸乎此合責

之典吏每日將已納戶名逐項銷豁若泛常引標成見印給者須要典押用保明印子若不時點追令自判押者兼要鄉胥保明即非重追如虛甘罪異時或有以重追訴者必加罪於保明之人其三曰妄攤之弊尤不可不禁夫官戶輸納多憑幹人鄉戶則憑攬子二稅起催之初係攬幹各於逐處領錢入已輒將移易盜用逮官司催督嚴緊却妄稱已出與某人合係某人抱納將來追會明白之後固自不可逃隱但圖一時且得抵睡數限逐旋措辦而被攤被追者果何辜哉下戶之頑狡姦猾者計亦出是要源每遇追到供攤者先責狀附案如虛甘受欺隱官司之罰然後方與追理事果虛妄斷在必懲此去民之病當爾

夫有田則有賦頑猾抵官者誠所當治而善良樂輸者要當與之覆護其大要則合於移割加之意焉蓋產去稅存不可不察民有以出業報者便當關會受業之家割稅歸戶然後却與除退庶幾無泛追無濫罰無推攤抵睡之弊此則正本澄原之地也

理財篇第九

縣自常賦之外一孔不可妄取諸民雖有理財之策奚其施亦惟於酒稅加之意而已酒稅解郡月有常額措辦不及亦懷惴惴之憂況望其餘裕可助縣用哉雖然經理有方亦未嘗不沛然也今之言酒者不過曰官課之所以不行者私酤害之爾貼榜張旗專透巷陌鳴鑼拽隊遍走街坊脫有斗升敗獲到官便

輒枷訊禁繫累月蕩其生理妨其營趨率至於饑餓
病困之域猶之可也人有私隙者便輒誣以鬻酤密
來首陳意在擾害官司不問虛實輒差弓手轎番數
十為群持仗突入遍搜房室統打牆圍無異於大劫
盜不知人之所以冒法私飲者皆由官醞不堪入口
我苟留情酒政六物必良其在庫也謹滲漏隱瞞之
弊其在店也防夾和尅退之欺酒司之外專差典押
吏人各一名任責措置如發賣流通利息增衍則典
押吏人酒司酒匠皆量支犒賞否則有罰官醞既多
且旨誰肯私飲以自速辜故雖權禁不嚴驅之亦不
從矣今之言稅者不過曰官額之所以不登者商賈
瞞隱爾於是嚴搜邏之策遣差攔頭弓手等輩於

攔截動至三數十里之外誅求客旅溪壑亡厭得
厚賂則私與放行徑不令其到務商稅不伏予以賂
者則被擒到官倍稅之外費用如故猶之可也其所
差攔頭弓手又復將帶游手惡少遍走鄉村以捉稅
為名打斃人家雞犬搶奪行旅籠仗固有望風畏遁
轉相告報取他道而去者矣不知督促之嚴征斂之
重是乃驅之使不敢至不若多出手榜四散貼示明
諭重征之弊自此革絕照例合行收稅一貫又者
今且權收八百或九百其攔典合千人等費用一切
痛革商稅一畢便給由子證應出縣更不許攔典稽
滯乞覓若商旅不經縣務投稅輒行私路遁去為本
縣所獲定將物貨倍稅之外更與勘斷令眾候替斷

不輕貸蓋取之雖少而來者則多課利自然盈衍孰
不願出其塗哉此外則有牛驗醋息與夫茶麥牙契
免丁房賃自可隨宜拘確近來諸邑別欲增衍多有
出賣官紙者吏人行遣人戶投詞非官紙不用此本
非法令所許若縣道藉此支用已非一日難於頓罷
姑與循舊但不可創例作俑耳今之士大夫又有專
與斷罪乃以修造為名各罰錢入官若干不知此
效果歸何地耶甚而羅織罪名恣行抄估信受妄狀
及人產業皆令所當深懲而痛革者也若夫坊場經
總役錢等多屬佐廳故不復云云

差役篇第十

有身斯有役而民之畏役甚於畏死蓋百年治生壞
於一年之充役而其患之大者在於催科始則用財
托期於脫免中則逃亡死絕被抑填陪終則箠楚
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至於傾家蕩產鬻妻賣子不
止也吁置產以養身而反因產以害身亦可悲已今
既行紹興甲首之法可免稅長催頭之責則應役者
不過輯保伍應期會而已民亦不至甚憚而巧計以
求免也況自嘉定間朝廷主張義役自處發舉行馴
至諸郡邑莫不響應行之既久官民咸以為便昔有
持庾節者乃獨深惡義役其說專謂利上戶而不利
下戶便富民而不便貧民蓋視產出財固為均適而
平日產力鮮少未嘗充役者乃因義役例被敷金及

有管掌不得其人。或致侵漁盜用。又不免再行科率。故深以爲民病。不知義役本美事。但止令合充役人。裒金聚廩。而不及末。嘗充役者。兼令出財。戶輪年掌。管萬一虧折。亦有責償之地。便爲盡善。何必深惡之。耶。今在在州縣。多是義役。若猶未也。亦宜勸勉。爲之萬一事勢。或有難行。止合從官司。每歲差役。則其要當先委佐官。驅磨產力簿。及許人陳首。詭挾俟簿書。物力一定。然後照各鄉。則例物力。及若干方令充役。最小者充一年。或半年。倍與倍差者。各隨多寡。增年限。循環充周。而復始。如是則亦無物力高而歇役。近與物力低而歇役。久者爭執之患。若有元係不應充役。白脚而近來增置田產。歸併詭挾。物力亦當及役。

則且差白脚。仍爲圖揭之坐。右以便閱視。某都某人。某日當滿。每將滿數月前。先行擬差。下次役人。告示知委。如差不當。仰即來陳理。不許臨役。方行推托。蓋近來官司。多是役滿。方差下次人。被差之人。不問當否。且行推托。圖得遷延。待就役時。已被其睚。過若干月日矣。而烽火盜賊等事。無人任責。最爲利害。今之鄉司。差役率是受賂。甲訴不當。則轉而差乙。乙訴不當。則轉而差丙。此風尤不可長。使前之所差。非則鄉胥。豈得無罪。前之所差。是則今豈應復改。而至於再至於三耶。若當職官。自能參酌簿籍。從公定差。當無是非舛錯之患。差定。合具圖子。申倉司。照會。以杜其妄訴之漸。則所差既當。而民斯樂於就役矣。

賑恤篇第十一

歲獲大有家用平康不惟民之幸實令之幸一罹災
歉何事不生若流離若剽奪若死者相枕籍啼饑連
阡陌豈非令之責哉故不幸而疫癘倏興則當遣吏
抄劄家數人口命醫給藥支錢付米其全家在寢者
官爲庸倩丐徒看直每日兩次點察其因病不救者
官爲辦給函木仍支錢與之津送或不幸而盜賊竊
發則當下都申嚴保伍每五家爲一甲五小甲爲一
大甲保長統之有警則鳴梆集衆協力勦捕捕到則
官支犒賞激厲其餘若乞兵防拓若出榜撫諭皆當
隨宜行之其有水火挺災人民離散者當稟白州郡
借貸錢米人各以若干米給之若干錢貸之使之整

理室廬興復生業不贍則咨目徧白不被害上
物力借貸併與貸給齊民許其一月之後日償若下
官却以其所償者償之上戶償之州家此策不虧官
而便民最爲盡善若但知賑給則恐如曾南豐所謂
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勢不暇乎他爲吾恐官之
所給無已時而民之不復業如故也其有旱澇傷稼
民食用艱者當勸諭上戶各自貸給其農佃直至秋
成計貸過若干官爲給文墨印作三年償本主其逃
遁逋負者官爲追督懲治蓋田主資貸佃戶此理當
然不爲科擾且亦免費官司區處官之所當處者只
市戶耳却以官錢貸米鋪戶令其往外郡邑販米出
糶但要有米可糶却不可限其價直米纔輻輳價自

廉平雖無待開廣惠倉可也若先君宰金谿兩年度
歉只行此策民用無饑不可不知也然此皆為災歉
設也非令所願聞也平居無事令所以恤民者惟蠲
放餼金耳雨暘祈禱大暑極寒固所當行甚而知縣
無以邀民之譽或到官或生辰或轉秩循資或差除
薦舉率放免若干日至有一歲放及大半者不知餼
金既已折閱誰肯以屋予人積至塌壞傾摧不復整
葺而民愈無屋可居矣是蓋不知貧富相資之義者
也令果能以恤民為心也則政必簡刑必清毋濫追
毋久繫不以科敷傷民力不以土役妨民時果何事
而不可行吾恤之之心哉

用刑篇第十二

甚重之刑少則訊大則決又大則止於杖下而
已吏民無甚愆過便輒以杖一百加之不知罪或
入於此又將何術以處之哉而况行杖者或觀望聲
勢或接受賄賂行遣之時殆同兒戲此非所以使人
畏乃所以使人玩也愚謂杖一百之刑最不可數施
訊決亦止可十數下若大杖止七五下或十下須令
如法決遣下下嚴峻然後人自畏服初不在乎數目
之多徒為行杖者賣弄耶若杖一百却留為極典非
大過犯大愆誤不施須令人人畏懼而不敢犯此則
省刑之大略也每姦盜辟囚獲到之初首行腿訊多
至二三百下此其不可者一也蓋被獲到官沿涂繫
縛拷打或饑餓困頓已非一日若又即從而訊決多

有斃於杖下者孰若徑押下獄明正典刑耶豪強之家論訴鄰里官司不問是非便與行遣此其不可者三也蓋杖決雖微王法攸寓不可妄加無罪豈應因人情之具若徇其私請張其聲勢將來武斷鄉曲於惡積愆欲救之無及矣盜賊累犯合與刺環今有初犯及盜不滿足者一為勢利所怵便與斷刺不知鞭撻至慘肌膚猶有可完之時一經刺環癥痕永無可去之理所犯出於一時不得已而被罪至於終身不雪此所當戒者三也凶惡害民合與永鎖今有偶觸長官之怒及勢家所惡者便與幽之囹圄繫之獄不知罪不至死一身之困躓難逃身既被囚數日之獄孰孰給所謂破家縣令皆是之類此所當戒者

乃若用刑之節如入夜有禁遇日當禁比日當時省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皆當事事審察令甲條毋待多云然又有三說一我醉二彼醉三羸瘠蓋我醉而行刑則傍觀必以使酒疑我萬一果有過當雖悔奚追彼醉而加刑則配耐之中何知畏懼萬一挾酒凌犯取辱貽羞羸瘠而受刑則必其人飲食之闕違氣力之困憊笞箠之下尤有不可測者今又有人求加於杖一百之外自知徒流以上不可用乃輒槌折手足尤為殘忍集事某罪固有尋章法外成人豈字民之官所當為者戒之哉戒之哉

期限篇第十三

凡事非信不集况一邑之事至為總總一令之威無

甚赫赫乃使期限不信号令不肅其何以行之哉故
其要莫先於立限之堅然立限有別應限有程泛當
追會止給到限許其三次申展三展未圓厥罰訊若
干然後換給定到許其二次申展二展又未了厥罰
決若干仍換給不展引此則誠不可復展矣若更稽
違則當勘杖若干枷監追集如有督補緊切之事則
當徑出定到之引或不展引拘確如前然或恐縣道
有十分緊急事務非可以頃刻稽違斷欲必集者則
當給加牌不展別此牌引違則有大罰如勘鋼如傳
都皆當先示戒警又須以不數用為尊一歲之中才
二數次給并非有大故不發亦可凡限當展不展敵
於故意藏匿者厥罰則視限之重輕立限之別如此

都有廣狹地有遠近當量其力使之可以趨赴其去
縣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稍廣隔涉溪嶺者每限以七
日或十日為約下此者則以五日為約此合先考遠
近廣狹之數預立規式置簿明署某都限例十日或
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逮給限之時須令直日廳吏就
案頭隨即抄記以俟令之自行稽察應限之程又如
此夫上之役下固欲集事下之應役亦欲事集以免
過爾而今之里正以期會不報被管索者纍也其
弊在於上之給引泛濫而無統甚至一次當限累數
十引追逮百餘輩其里正之代役者自知應赴不及
心遭管決於是併與其可以辦集者一切稽違却遍
求被追者之賂其意以為十違二三與十違七八被

杖等爾何苦不求賂哉由是事愈難集此美役之者
非宜自難責其下之必應也要當先令限司立定規
式每都一限給引不得過十件如事多十引之外餘
引與給後限若里正違引一件與免管兩件量加管
決三件四件各決若干甚至十違八九則勘杖錮身
不容輕貸呈比之初令限司先自具出某都申展若
干件照約束合若何行遣其追人見到者謂之著到
別作一查其止是申展者謂之蹻申又別作一查然
後令視積判行庶乎上不煩而下不慢此亦拘限之
大綱也

勢利篇第十四

今之從政者類以抑強扶弱為能其說曰貴者勢嚴

熏灼而暗嗚叱咤可使賤者奪氣富者困連阡陌而
指麾拱揖可使貧者吞聲吾能中立不移劇貴沮富
故凡以勢利至者不問是否例與摧抑嘻彼有畏首
畏尾惴惴焉勢利之臨曲法徇情奉承惟謹求以為
自全自媚之計者是誠不足齒矣然使一切以抑強
扶弱為說亦豈中道哉夫挾貴以陵人固有之矣亦
豈無不驕者乎挾富以傲物固有之矣亦豈無好禮
者乎使其例以矯世絕俗為心而不問其事之曲直
非是則此風既長佃者得以抗主強奴悍婢得以慢
其弱子寡妻以至姦猾之徒飾為藍縷而市井小輩
凌辱衣冠末流何奈何哉故吾惟平心以造物則其
政平矣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一

鄉之望也齊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間有道義重士文
 獻故家過從往來儘可以問政請益植材潤屋積粟
 盈困緩急凶荒亦欲其稍有濟無巨室本末嘗得罪
 於我而我乃遽以抑強扶弱之說先入乎其心因得
 罪於巨室不知巨室果何負於邑大夫哉其有陵轍
 善良欺慢寡弱或武斷於鄉曲或羅織於平民事若
 到官所當照法剖決然使小人無知蔑有名分因事
 以咆哮乘醉以憑陵詎容不與之懲戒乎其有聲勢
 凌人慘酷御下或吞併他人財產或強占他人婦女
 被苦有訴所合盡法施行然使頑愆行凶誣賴主家
 租債不伏了還界至輒行侵易詎容不與之理直乎
 戶門有故封狀過廳當量酌可否則行若地攬關節

為他人致委曲此合平時預行稟白雖痛絕力卻其
 奚辭追陪節序饋遺往來當審度辭受酬答若因有
 懇禱遂以賄賂相及此合明示嫌疑力與巽避將之
 以委曲之意其奚怨夫律已未至處事不公一妄庸
 人亦得以有辭于我以誠敬相與以禮意相遇彼雖
 挾勢與利其敢以撓吾之政哉故愚謂勢利之交固
 不當委曲以相承亦不必矯亢以自異平居交際笑
 語相歡非意相干可必理遣在我自有定論若惴惴
 然懼其持我疑其愧我思所以為防閑抑遏之道亦
 非為政之善者也

遠嫌篇第十五

禮經曰決嫌疑明是非夫我本無有他也而使人得

以疑似之迹議我妄一男子蓋已不便於此況出而
為政將正已以正人乎故我未嘗私且怠也而人或
以是而疑我是必有不公不勤之迹有以召人之疑
我未嘗貪且濫也而人或以是疑我是必有不廉不
正之迹有以召人之疑一事可疑將無事而不疑之
矣一日可疑將無日而不疑之矣蒙是疑也我知之
尚不可辨況人未必肯以是告我而人之疑我已自
籍籍積而傳之道路達之臺府厥害豈淺鮮哉故君
子於嫌疑是非之間最當早正其微而力遠其迹也
且賓朋遊謁所不可辭自令延之書院或別室於是
邑人相與語曰某往來甚密某款話甚久情好必甚
相得利病可以悉言凡有訴在官詞理甚虧之人往

往輻輳其門而請託之路開矣甚者賣廳角打筆套
甲乞我金若干當為轉達百里乙有請亦若早飛蓋
馳轂趨謁縣齋語話移時倏然而退則告甲與乙曰
已為致委曲矣實未嘗及齒也他日令決其事必有
一勝則如約取金曰將以納之琴堂令何辜而受此
名哉愚謂納謁之時例止當於公廳相見吏民共覩
自難致疑但使禮貌有加彼自不以我為慢也且節
序宴會所不可廢自聚集娼妓出入宅堂其間子弟
館客相見既密戲謔寧無賢者固不為是然瓜田李
下寧免相疑一語乖邪便輒傳播萬口喧籍動生風
波而非藝之謗興矣其甚者多貴姬妾却令妓女之
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豈惟管

絃之聲轉徹於街坊抑亦淫辟之語浸入於閨閫情
 好稠密事體巨量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
 柅者令亦何利而為此舉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
 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堂若旬休公暇欲與寮家士友
 會聚只為文字清飲彼當不以我為簡也剖決公事
 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其間但自知縣懈怠多令
 吏人納案俟暇隙看閱或呼吏人入與評議或令吏
 人擬撰判藁於是或者得以疑其受成吏手矣要當
 於公廳之側幕帟一室遇暇則據胡床披案檮不必
 使吏至前也收到官錢自有庫賬封閉吾亦何私其
 間但自知縣過慮或恐帑吏侵貸盜賊鑽竄乃令
 管別庫或俾寄留宅堂於是或者得以疑其萌意漁

獵矣要當謹固壁落精擇司帑切不可率意移徙徒
 涉難明之迹其他疑似招謗固亦多端難以筆舌盡
 述但今每處一事必須昭晰明白如水清之無滓如
 止水之無波則彼雖欲點汙吹颺殆有不可得者若
 曰我此心平正無愧俯仰足矣奚必規規然遠嫌辨
 迹求以示人哉殆恐將來或有悔尤必自嫌之不遠
 迹之不辨始雖噬臍無及矣

書簾緒論

愚守栢之明年親友陶雲翔寄畫簾緒論一編來
曰子前二十載遺我先君使善治邑香谿者也我
謹藏不敢墜今子統邑七治之皆善不善子之事
盍還以淑諸愚閱之矍然既而劃然大笑有客在
傍從吏因又慨然曰教玉人琢玉斤不敢也與
吾寮案同歸於振職寡過愚所深願也意聞命筆
吏尋以騰繕煩猥告乃傳咄梓寶祐改元仲夏吉
日天台胡太初識

官箴

系微舍人呂 本中 居仁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
保祿位可以遠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
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
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
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
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
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
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

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嘗為泰州獄掾顏岐東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

又

在東廊以辟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惠穆秤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

嘗為予言頃為縣尉每遇檢尸盛暑亦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死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作庫務官隨人箱籠只置廳上以防疑謗

凡若此類皆守臣所宜詳知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任廟朝有為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窰官問曰所燒柴凡幾窰曰十八九窰曰吾所見者十一窰何也窰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窰中所出煙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得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聞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

能中傷也
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

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
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
急而以方便為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
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
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
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
將及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
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為廉潔蓋嘗市練帛欲製造衣

服召當行者取練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
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榮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
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
關沼止叔獲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
賞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
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

當官取傭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
得至微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
以求知也心誠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為心鮮不濟矣
畏辟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常以文法難任

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其能有後福乎？其能使子孫昌盛乎？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觀於己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嘗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杖背編置，招延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干以公事，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絕滅人理。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誇人欲真於死地是也。

唐元之廣仁賢者也，深為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元之數刺譏之。朱氏深以為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為元之為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言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

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
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
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林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
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
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
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常
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湖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
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
違法于者部使者亦歎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

官白直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
借一人其廉慎如此

故人龔節車彥亦嘗為予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
乞丐錢物處即此職事可為有乞丐錢物處則此職
事不可為蓋言有乞丐錢物處人多陷主人以利或
致嫌疑也

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
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壬事之意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
頭探戒問何謂公曰賢問是也不要令人戶探官負
等候受納官負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
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口則自無人戶稽留之弊

市顯蒙之資蚤膺吏事塵囂馳騫無所津
梁既得此書稍知自勉故錢于祥與有志
者同之寶慶丁亥歲三月既望永嘉陳昉
謹書

祛疑說

易占說

雲

間

儲

冰

筮易以著古法也近世以錢擲爻欲其簡便要不能
盡卜筮之道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為陰無字者為陽
故兩背為拆二畫也兩字為單一畫也朱文公以為
錢之有字者為面無字者為背凡物面皆屬陽背皆
屬陰反舊法而用之故建安諸學者悉主其說或謂
古者鑄金為貝曰刀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
有款識也一以為陰一以為陽未知孰是大抵筮必
以著求為簡便必盡其法余嘗以木為三彈丸丸各
六面三面各刻三畫三面刻二畫呵而擲之以盡老

少陰陽之變三九各六面十有八變之義也三面爲
三乾之九也三面爲二坤之六也此用九用六之義
也三者乾之一畫函三也二者坤之一畫分二也此
三天兩地之說也三九擲之皆三則成九老陽數也
三九皆二則成六老陰數也兩二一三則成七少陽
數也兩三一二則成八少陰數也所用者乾坤之畫
以成八卦是乾坤生六子之象也九象太極之一也
三三爲乾二二爲坤象兩也三九者象天地人之三
才也每九得數十五洛書皇極數也合三九之數而
爲四十有五河圖九宮數也上二則下三上三則下
二動靜皆五故五藏於用參以四十五數太衍之數
五十也三九成九於上則三九伏六於下此老陽變

陰之體也三九成六於上則三九伏九於下此老陰
變陽之體也二三相對每九各具三五此三五以變
錯綜其數之旨也體圓而轉變動不居也六位相乘
周流六虛也三九六擲而成卦亦十有八變之義也
既無錢背錢面陰陽之疑又合老少陰陽之變嘗於
舟中以語同志朱子美大以爲然因著其法與好事
者同其用

辨脉

醫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所係尤重故世子拜醫重
之至也切脉之際沈微弦緊之小差投藥之間表裏
汗下之小誤利不復有再生之理此世之所通患然
亦在所未暇夫所謂脉者世皆知王叔和之詩訣

矣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臟六腑
一定之位也醫者於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為心後半
指為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
輕取重按之間為五臟六腑之別切脉之法其說有
二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部位未定况望其不繆
於證耶又有大可疑者婦人之脉惟以尺脉之常盛
常弱與男子為相反而脉訣謂反此背看切疑其有
說也夫男子婦人刑體絕異陰陽殊途也故男生而
覆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凡陽氣則自下而
上陰氣則自上而下男主施與主翕受而男子之
至命在腎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下女人之命在乳而
處五臟六腑之極上氣形皆異脉傳於氣形之間者

也何乃男子之與女人略不少異耶况背看二字殆
必有說既言反此又言背看必不止於常弱常強之
分而已也及觀褚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自信
世未始有以女人之脉背看如褚澄之說者尊生經
曰脉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寸尺者命之曰關去肘度
尺曰尺關前一寸為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
下男子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尺為受命之根
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上而
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
寸為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腎
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
寸為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

為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
故左手寸下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為肺
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為腎腎水生木
故右手寸下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為心
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
脉常強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
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醫
褚澄尚主為宋駙馬都尉察脉如神著書十篇曰尊
生祕經此其一也

辨針

陰陽家之說尚矣其間得失是否未易輕議要亦驗
諸事折諸理而已地運之學莫先於辨方二十四

於焉取正以百二十位分金言之用丙午中針則差
西南者兩位有半用子午正針則差東南者兩位有
半吉凶禍福豈不大相遠哉此而不明他亦奚取曩
者先君卜地日者一以丙午中針為是一以子午正
針為是各自執其師傳之學世無先覺何所取正而
兩者之說亦各有理主丙午中針者曰狐首古書專
明此事所謂自子至丙東南司陽自午至壬西北司
陰壬子丙午天地之中繼之曰針雖指南本實戀北
其說蓋有所本矣又曰十二支辰以子午為正厥後
以六十四卦配為二十四位丙實配午是午一位而
丙共之丙午之中即十二支單午之中也其說又有
理矣主子午正針者曰自伏羲以八卦定八方離坎

正南北之位丙丁輔離壬癸輔坎以八方析為二十四位南方得丙午丁北方得壬子癸子午實居其中其說有理亦不容廢又曰日之躔度坎丙極則為丙時次午則為午時今丙時前二定之位良亦勞止因著其說與好事者共之但用丙午中針亦多有驗適占本位耳

墨說

製墨之法取煙不過欲其輕遠而水之重輕膠之分兩隨時增減大槩不甚相遠世人往往入他藥以助其黑色發其光焰不知天下至黑何以加於油煙入藥一分減色一分耳惟當事治膠法煎膠之次恐其滯也有藥以醒之恐其烈也有藥以敗之故藥去而

膠成而體不雜膠煙之外不用一藥此墨之所謂膠法也夫煙之所以黑者搗練之功也今之製墨者以手搜劑緩則燥裂一再蒸之已失其性况敢搗練千杵耶得製膠之法又能緩膠之性則入鐵石曰中搗之一二千下膠性如飴惟意所適然後作鋌出煙之黑色發煙之光焰未有過於此者區區秦皮紫草之類適為膠法累耳雅意文房者不可不知此理行持是正心誠意之學

道家之行持即吾儒格物之學也蓋行持以正心誠意為主心不正則不足以感物意不誠則不足以通神神運於此物應於彼故雖萬里可驅攝於呼吸間非至神孰能與此嗚呼廣大無際者心也隔礙潛通

者神也然心不存則不明神不養則不靈正以存之久而自明誠以養之極而自靈世之學者不務存養於平時而遽施行於一旦亦猶汲甘泉於枯井採英華於槁木吾見其不可得矣及其氣索神驚取侮致敗乃歸怨神之不靈法之不驗良可悲也

符印呪訣不靈 祭將召邪

符印呪訣行持之文具也精神運用行持之玄妙也感應乃其枝葉煉養乃其根本不知其根本玄妙而徒倚符印呪訣為事雖甚靈驗亦徒法耳蓋符印本不能自靈依神通而感應苟得感通之道何假符印呪訣哉彼時師不達深妙持將祭則靈之說以愚使人遂使後學一意祭賽損物傷生召引無依

鬼日至月增結成徒黨自謂驅攝指揮如意不知以邪攻邪實有損於行持者之身也余自總角愛行持傳授殆徧法書數箱印幾百顆意謂法止於此道心堅猛天誘其衷忽遇至人授以口訣不出數旬遂縱橫於諸法中方知將吏只在身中神明不離方寸符印呪訣皆符合之具也世之志尚清高雅意道法者不可不知此理

呪水自沸 移景法

正法出於自然故感應亦廣大邪法出於人為故多可喜之術余舊見呪水者不施藥物立使騰沸始甚奇之及得其說乃以循囊藏袖中用手法助之耳如移景之法類多髣髴惟一法如烈日中影人無不見

視諸家移景之法特異及得其說乃隱像於鏡設燈於旁燈鏡交輝傳影於紙此術近多施之攝召良可笑也大抵行持正法不過正心誠意而物格本無心於竒怪之應非如邪法之專於愚世駭俗聳動見聞也至於召雷而雷禱雨而雨此亦誠通物格之妙自然而已豈容以人偽參之哉

叱劍斬鬼

幼時嘗聞一道士有斬鬼之法每置劍空室中以水灑之叱其斬妖對衆封閉來日啓之流血滿地數年後旅寓中得親見此道士既久聞名厚加禮遇而求其法始甚珍祕久之許傳乃出示一草實密以擦劍含水大噴經夕視之水皆血色一見釋然蓋人之與鬼陰陽一氣耳一氣受形而爲人一氣離形而爲鬼血因形而生既不受形何從有血天下未有無形而有血者君子可欺以方難罔以非其道惟達理者不受非道之欺

呪棗煙起

呪棗自焦

舊聞呪棗而煙起或呪而棗焦者心雖知其爲術不知其所以爲術也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煙者藏藥於棗託名以呪燃之則藥如煙起其棗之焦者藏鏡於頂感召陽精舉棗就鏡頃之自焦是知竒怪之事非藥則術不足多也

燒香召雷神

錢入水即化

向有行雷法者以夜遊艾納數藥合而爲香每燒則

煙聚爐上人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為藥術也師巫多挾術以欺世向見一女巫應有祈禱必納香錢使自投於淨盂中隨即不見人多神之後得其術乃用葶藶水銀雜草藥數種埋之地中七七藥成每密投少許於水中錢入即化挾邪術託鬼神以欺世如此類者甚多不欲盡紀姑敘數端以祛後來者之惑

請封書僊

降筆之法甚多封書降筆者最異其封愈多而牢其拆愈速而疾惑而信者多矣不動全封可隨意而書寫或麻子油書之不見其跡此實鬼拆書之術以此資身者故不欲著其所以拆云

呼鶴自至

向遇一道友能呼鶴雀之類從而求之幾月乃許傳授其法用活雄鳩血書符殺命助靈心已不喜先授七字呪約旦日教以作用閱其呪語盡從反犬有狐狸等字方知此為嶺南妖術耳遂不卒受其說彼察知不悅亦就辭去戲已無益况左道乎好恠傷生尤非仁人君子之事

呼鼠 祛蚊

自幼愛接道友有一人能呼鼠群聚久之遣去亦能祛蚊自謂以法追禁始亦疑之夕相與處察其動靜悉非呪法每欲呼鼠必先期收市狼糞黑犬皮之類惟祛蚊之術不可知一夜醉寢取其篋中香末試燒

蚊悉遠去但不知其用藥然正作荷花香來日叩之
微笑不荅想亦荷花之鬚耳

覆射

覆射之法甚多如覆命認錢之類無非暗號如左右
多少之類出於算法此不足道惟一法用七言詩兩
首括天下字凡有音者皆包羅而不遺兩詩各四十
九字分前後片前片四十九字內以三字分上去入
聲一字為疊實四十五字耳此四十五字分喉齒唇
舌四音後四十九字總括諸韻合成反切故天下字
無不可知人但見其或擊鑼鼓或用片紙反覆以錢
不知其以四十九字寄倖於此也然可求者字之音
難窮者字之體必能通文理而後可學否則亦徒然

爾然立法簡妙不可得以智識推度因著此以廣好
事者之見

知術

欺世之術君子之未達者固多察之察而知其所以
為邪足矣如知其邪而邪之非上善之用心也故余
特敘其術之大槩而不言其全正慮是也

邪正

人惟一覺性耳覺之一字可以斷疑情祛邪妄一雜
亂返真常人苟氣宇清明心神虛爽邪魅何從而入
惟其昏擾濁亂自生顛倒見解故外邪客氣乘之然
外邪客氣即我之顛倒見解而已非外來也由內不
自正故曰外邪心無所主故曰客氣當知覺性易昏

惟誠以養之則明定以持之則清清明之極道乃可成盡敬事神不若還以事其性天之神也

鬼神之理

世之論鬼神者有二持福善禍淫之說者泥於有持萬法惟心之說者著於無不究端倪皆非至當夫鬼神者本無形迹之可見聲臭之可求謂之有則不可至於寒暑之代謝日星之運行雷電風雨之倏變倏化非鬼神之顯著者乎此謂之無則又不可蓋天地之間惟陰陽耳天地者陰陽之祖也神者天之陽精鬼者地之陰氣陰陽者天地之妙用鬼神者陰陽之變化自天統開於子輕清之炁一萬八百年升而為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為日月星辰成象既著功用乃

行地統開於丑重濁之炁一萬八百年凝而為地地之靈氣融結而為山川河嶽成形既定貯響攸召天之一氣列而為清明之神主造化運四時地之一氣鍾而為福德之鬼鎮土宇司五嶽如天一生水於北水之精化為玄武位鎮朔方此天地自然之道豈驅而為之哉鬼神者陰陽顯者之名耳二氣運行本無形迹之可見固不可謂之有及其機微之積錯揉之變則風霆流形妖祥示象此天地之鬼神也故聖人謂鬼神之德易謂鬼神之情狀又其可謂之無乎鬼神者陰陽之粹精也依氣而聚散氣者形之始也氣聚則顯然成象氣散則泯然無跡本於無而出則有出則有而入於無古人謂鬼隱龍匿莫知其蹤是也

夫幽深寥闐淪寂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推本則無也或見光景或聞音聲如在其上如在左右者氣感而有也惟人稟陽於天受陰於地生神於陽成形於陰鬼神造化皆備於我特其體有小大故鬼神之功用與天地有等殊耳知此理則知鬼神之情狀

陽神陰靈之說

有客舉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事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爽故不能持物而還紫陽以金丹凝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無不必深辨大槩先輩以此別性宗與形神俱妙之功用不同耳因語客曰陽神能運物陰坤不能運固也今山魘物精邪鬼而已飛瓦走石運致寶貨瞬息千

里謂之陽神可乎客不能對後每以此問人莫得說嗚呼知此說者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歟

天道不遠說

嘗觀劉向災異五行傳後世或以爲牽合天固未必以屑屑爲事然殃咎各以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證相爲影響顧亦可得而議乎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坼強爲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雜然而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常雨爲狂爲惡也况五官之中或貌言之間兩失其

正即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為病又豈一端之所能盡哉以一身而察之則五事庶證之應蓋可以類推矣劉向五行傳直指某事為某證之應局於一端殆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蓋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互見迭出也局以一證論之未為得也夫冬雷則草木華蟄蟲奮人多疾疫一炁使然景星慶雲不生聖賢則產祥瑞象見于上則應在于下如虹蜺妖氣也當大夏而見則不能損物百物未告成也秋見則百穀用能矣或入人家而能致火飲井則泉竭入醬則化水和氣致逆氣致異厥有明驗天道感物如響斯而人事感焉不然者乎如風花出海而為飄風山川

出雲而為時雨農家以霜降前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前一日霜止霜降後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後一日霜止五日十日而往前後同占欲出秧苗必待霜止每歲推驗若合符節天道果遠乎哉感於此則應於彼有此象則有此數乃不易之理也

神像所以靈

設土木像敬而事之顯應靈感此非土木之靈乃人心之靈耳夫壇場社廟或興或廢有靈有不靈者係人心之歸與不歸風水之聚與不聚蓋人者具真覺之靈受中和之氣天地之內莫靈於人人心所聚靈氣之所聚也彼得風水之利者氣脉停止人心精爽得以依之此所以愈靈而愈興也其失風水之宜者

和氣不聚人心精爽無所依棲隨而蕩散此所以日廢而不靈也凡壇場立於風水會聚之地而人心歸鄉未有不靈而福德者愚人不知此理欲助其靈乃取活蛇生鴉或縛獼猴藏於土木偶之曾腹此非助靈之道實助其妖孽耳知者不可以不戒

陰陽家多拘忌

太史公言陰陽家多拘忌信哉斯言將盡從之則彼可此否不勝其牽制將盡棄之則禍福顯驗有不可誣者然則何為而可余為之斷曰大而緊者避之小而緩者略之合於理者從之背於理者去之如太歲一星出元經非九梁會煞之類此大而緊者所當避忌如蠶室太陰狼籍流財之類此小而緩者所當略

去不必盡求合也如歲位吉凶九宮飛白六壬之四殺沒於四維六神制於六道遁甲之趨三避五逼迫刑格旨意玄微立法深妙者萬世不可刊者所當遵用夫復何說如四衝所通忌活曜則取以為吉三方實死法五符謂百無所忌不通於理烏可準憑論陰陽者既知去取又當以曾中活法參之如金神惡殺也其權司秋其位居兌正秋作之復值巳酉丑地決不免禍如作於夏或值丙離權去勢衰未為深害即此而論則活法可類推矣故曰安得圓機之士語九流乎此太史公之微旨也夫人生天地間應變酬酢未有不為陰陽束縛者烏可不知所趨避哉惟君與相勢位力量可以幹造化贊陰陽鎮靖方隅制伏神

然下此所不當忽也至於窮理盡性之聖賢得道心
空之高士離五行超物外天地不得違其機鬼神不
得窺其迹豈陰陽所能籠絡哉如此者又不可以槩
論

辨身壬法

陰陽家多拘忌達者固不當一切求合然吉凶影響
要不可廢如酒醋遇弦而生涎糟醬遇潮而作湧雞
子日中則正日昃則偏鵲避歲君燕避戊己一无運
化萬物莫逃人亦天地之一物豈能獨立於陰陽之
外哉自羲和之學失其世守而文字之傳或多割切
世罕精於此道如造作一法人所當用大要先論身
壬之法則大不可曉夫所謂身壬者陰陽二命皆起

於壬也其詩有曰陽遇牛門當返照陰逢雞嶺急須
回故十歲起亥陽命遇丑而返陰命遇酉而回舉世
用之殊不察理之所在其法一十起亥二十在丑三
十在子四十在亥矣今逐年行運二十九歲在卯四
十乃在寅寅與亥相去四位一凶一吉何去何從先
賢立法宜不如此之舛且戾也惟朱子美家藏祖
祕書得其全法頗合於理未嘗語人其詩有曰陽遇
牛門當返照陰逢雞嶺急須回跳過三宮雙女位一
年一位逆歸來陰遇午申為大利陽逢寅子永無災
得此全法乃合身壬之運其流年所至悉與起數脗
合如四十在亥流年四十亦至亥並無舛舛乃知割
切之學誤天下後世多矣此大而要切者其疎繆且

如此況其他星煞乎大抵吉凶星煞不外乎數此法
自壬而起壬水數一故起法悉本於一運於三而成
於五合三五之一之數以為用此所謂身壬之法也立
法而不本於理不合乎數吾未敢以為智者之翻法
也陽命一十起亥二十子三十一丑三十二起
在巳庚至子得四十陰命逆行一十一起
三十四至巳三十一申三五越二位而

赤口煞

赤口小煞耳人或忤之率多鬪訟原其起法以四位
求之常值於巳以十二支求之常值辰戌蓋魁罡乃
天之惡神巳位屬蛇有醫人之毒也然用之亦活法
不可以此小害遽廢良日如赤口值寅巳酉戌則不
可用餘皆無害蓋四位所屬皆能以口傷物其煞乃
行他位值之不必盡避

驛馬是先天三合數

八卦未畫數混於理自天出河圖而後有先天之八
卦先天之數由是出焉故大撓氏作六十甲子亦以
一二三四五而定火土木金水之數聖賢立法未有
不參於理本於數者也今世之所謂驛馬者先天三
合數也先天寅七午九而戌五合數二十有一故自
子順至申凡二十有一而為火局之驛馬亥卯未之
數四六與八合為十八故自子順至巳凡十八而為
木局之驛馬木火陽局也從子一陽而順轉金水陰
局也從午一陰而逆行故申子辰之數七九與五
合為二十有一故自午逆至寅凡二十有一而為水

局之驛馬巳酉丑之數四六與八合為十八故自午
逆至亥凡十有八而為金局之驛馬此驛馬之法所
由立也

三刑是極數

子卯一刑也寅巳申二刑也丑戌未三刑也自卯順
至子子逆至卯極十數而為無禮之刑寅逆至巳巳
逆至申極十數而為無恩之刑丑順至戌戌順至未
極十數而為恃勢之刑故皇極中天以十為殺數積
數至十則悉空其數天道惡盈滿則覆也此三刑之
法所由起也

六壬三殺乃先天四衝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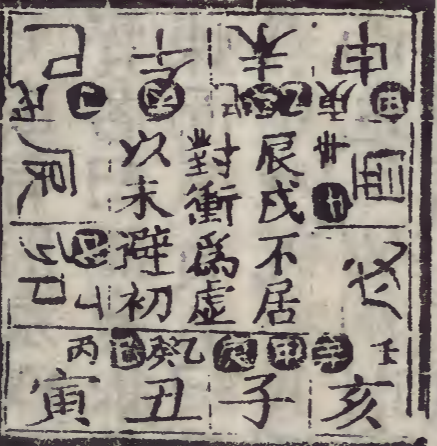
壬式之忌莫大於三煞三命家謂之破碎陰陽家之
用莫先於身壬而身壬之忌亦莫大於三煞犯之則
禍常不赦世人徒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蓋巳酉
丑者五行之殺氣也而巳酉丑之所以為殺者先天
數之四衝也夫子午之數各九卯酉各六總為三十
自子順行極三十而見巳是為四仲之正殺寅申各
七巳亥各四總二十有二自子順行極二十二而見
酉是為四孟之正殺辰戌各五丑未各八總二十有
六自子順行極二十六數而見丑是為四季之正殺
此壬申三殺之所由起也

貴人是十干合氣

甲戌庚牛羊乙巳鼠猴鄉自昔相傳以為貴人或者
謂當以甲戌在牛羊云云庚辛逢馬虎為是兩位各

主兩干在字與庚字相類六字與庚字相若此乃傳寫之誤始亦疑之後得其法則知當以古法為正此特後人妄議之耳蓋貴人者十干之合氣也其法以十干布十二支而辰戌不居對衝為虛夫辰戌乃貴人之獄所以不居貴人相對為天空故虛其衝也日貴順布甲在子甲與巳合乙在丑乙與庚合丙在寅丙與辛合丁在卯丁與壬合戊在巳戊與癸合午為對衝則虛之巳在未巳與甲合庚在申庚與乙合辛在酉辛與丙合壬在亥壬與丁合癸在丑癸與戊合十干順布十位巳周乃再以十干起申逆布之以夜貴以甲在申乙在未丙在午丁在巳戊在卯庚在申之衝則虛之巳在丑庚在子辛在亥壬在酉

未一逆一順而晝夜二貴定矣且甲之起於子申何也蓋貴人屬土正位丑未乃坤卦二五黃中之合氣也先天卦之坤在正北子位河圖之坤在西南申方故晝夜二貴所以起於子申也布而為圖一見可決



黃白之術

世以黃白之術自說者名為藝客又曰爐火小則輕瘦金銀以為糝制大則結成丹母名曰遺頭持燕雀

一

一

不生鳳狐兔不乳馬之文以證用母之說或切其真
母易以他物或制而為匱以邀重謝凡水銀入匱必
食其母以成寶母三為之母氣既竭金銀已盡則水
銀為煙焰之歸矣或有用汞以取銀之體用藥以食
金之色養火見寶名曰隔窻取母或以金銀為鼎器
實水銀於草藥煉而成寶名曰玉女翻身或以水銀
膽凡煉於鐵鼎食頃成就然其體似銀則色黃而體
頑似金則體堅而色淡似銅則質潤而色鮮蓋水銀
食鐵之英華以為體膽凡變鐵之顏色以為黃自謂
轉身便成真寶未有不為所欺者如葉荷之有水銀
灰莫之有鉛錫皆在七十二種龍牙草藥之數此又
爐火中之可觀者下此皆無足道不欲詳述士志於

道幸勿於此加意

燒金煉銀

道家有金丹之說故學者多以煅煉黃白為事不知
金丹者人之真陽乃向上妙道借論為金即禪宗之
所謂金剛不壞身取其不生不滅永劫長存具不漏
之體也丹者乾為大赤純陽乾金故號為丹豈徒以
黃白為事况黃白之術神僊用以助安貧樂道之士
今志求黃白者心已貪甚豈肯授此以遂其貪哉借
使得之日成萬兩何救於生死大事况復不易可得
遂使設欺規利之徒投其所好多致敗家不思彼有
是術自能致富惟恐人知又何待以傳授資身也大
抵志於黃白者已非清高之士豈足以學道哉

煨砂說

硃砂體陽而性陰故外色丹而中含真汞也用遠志龍齒之類煨之則可以養心用枸杞地黃之類則可以補腎用南星川烏之類則可以驅風以胡桃破故紙之類則可以治腰腎以川椒厚朴之類則可以實脾氣隨其佐使而見功無施不可向昧此理每得一方守以為法歲月浸久所收既多所知稍廣因悟此理其後隨意用藥煉之無不適用每恨見之不早因以所得著之或可為服食之助老於煨煉者試以此說質之亦必點首

服丹藥

金石伏火丹藥有嗜慾者率多服之冀其補助蓋方

書述其功效必曰益壽延年輕身不老執泥此說服之无疑不知其為害也彼方書所述誠非妄語惟修養之士嗜慾既寡腎水盈溢水能剋火恐陰陽偏勝乃服丹以助心火心為君腎為臣君臣相得故能延年况心不外役火雖盛而不炎以火留水以水制火水火交煉其形乃堅雖非向上修行亦養形之道也液嗜慾者水竭於下火炎於上復助以丹火烈水枯陰陽偏勝精耗而不得聚血渴而不得行况復喜怒交攻抱薪救火發為消渴凝為癰疽或熱或狂百證俱見此丹藥之害也人既不能絕慾惟當助以溫平之劑使榮衛交養有寒證則間以丹藥投之病去則已或者不知此理每恃丹石以為補助實戕賊其根

本耳豈善攝生之道哉

論男女之分生殺之炁

兩儀立天地之體一无妙陰陽之用一闔一闢之間
陽生陰殺貫乎万有受其正氣則為人冗雜之氣為
異類莫不有雌雄焉原其受氣之初闔炁為男闔氣
為女一闔一闢男女攸分道藏所載以龍吟虎嘯不
後不先為結胎之始以精血相包處內處外定男女
之像是則是矣殊不知所以使之然者蓋有自然而
然者矣使之然者其動靜闔闢之機乎人之生也以
此及其死也亦然某日而死則受其日之殺氣此理
蓋行乎其中而不可見者也陰陽家所載有雌煞有
雄煞有出有不出焉其說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則

死者之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死者之左足鉗
而向右雌雄煞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
則左右足皆向外而不鉗豈非生殺之炁貫乎萬有
而著見於外之象乎一炁之至著而可見者莫八風
若也是故春而南風則雨夏而北風亦然八節之日
風來正位則百穀成熟失位則否生殺之炁行乎其
中風其發見者也嘗觀圃人當春之接花木一值南
風十有九死雖老圃莫知其所以然者當盛陽而陰
氣應也嗚呼人受天地之正氣以生蓋亦謹闔闢之
機以全是炁之正乎不然則中立於兩間何所恃而
生乎格物之士試深思之

龜卜說

龜卜之法自古有之周官立龜人之職洪範叙稽疑之疇太更著龜筮之傳理不可廢曰官失其守世莫有精其術者洪範所載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而食墨不食墨之說未聞焉太史公分四時而定吉凶以橫正安節觀其身以盼開俛大觀其首足而兩蒙之說不及焉今之龜人又不過定五鄉動靜首足盼直而已小得大遺莫詰其奧然其說亦復有三焉一兆固有五鄉首甲乙而足壬癸此舉世之所通用或以日辰為祖而定五鄉之變如丙丁日則首起丙丁而次戊巳庚辛居戊巳之中位甲乙乃居足焉十干皆然而甲乙之日乃居甲乙之正位謂古人以甲乙日為起例而後人遂以為定例也或又以本位為祖

而變五鄉之用如腰金之兆金位也則以甲乙為父金克木也以丙丁為官鬼火克金也木兆則以戊巳鄉為財父庚辛鄉為官鬼其說尤為合理而又有法則以五鄉之動者察其為金木水火土之象隨本鄉而定吉凶如甲乙之鄉動而有金之象則為官鬼有水之象則為父母戰則不祥相生則吉所謂動者驛也戰者克也霽者食墨也蒙者不食墨也太史公以四時定吉凶其亦日辰變五鄉之義乎世無造妙之學其孰從而質之

刻漏說

自古刻漏必曰壺大幾何受水幾何又有水重水輕之別渴烏之觜吐水如髮惟恐不細向製此器以備

火候之用出水入水為製不同大抵一塵入水渴鳥
旋塞未嘗有三日不間斷者中夜以思忽得其說但
使渴鳥之水大如中針則小小塵垢隨水而下不復
可塞不過倍受水之壺而已製器一成不復間斷深
思其故始得其說因著之以傳好事者

大五行說

近世講黃牛作大五行歌附
會不經曲為之說不足取

向為先子卜地徧叩日者就參地理之學雖各守其
師說深淺固未易知但二十四位之五行亦有兩說
莫之適從自古所用大五行雖郭璞元經亦守其說
謂之山家五行然先輩皆謂莫曉其立法之因既無
可攷之理古今豈肯通用而不疑者哉近世將文舉
用正五行以配二十四位壬癸亥子為水丙丁巳

午為火一如三命六壬之說自謂得楊松筠之學又
有蜀中一家謂是希夷先生之傳亦以子亥為水巳
午為火與蔣說同而獨以壬位為火其書則闔闢八
卦消息律呂其行山定穴一以卦象律呂為本上生
下生如黃鍾用林鍾之類是也年月日時則用卦氣
生旺如辟乾候大有之類是也其學行於東川為書
十篇卦爻律呂之用有陰有陽有消有破有生有合
其立法雖與蔣氏不同而五行之說甚不相遠然則
大五行之說果可廢乎可得而廢則古人何以更相
傳襲而用之於是深思其理求之太一統紀之數而
不可得求之皇極先天中天之數而不可得求之後
天化合五運六氣之說而不可得反而求之卦畫於

是得其說焉分列于后庶幾易見

乾卦納壬甲 乾為天天一生水

戊壬戌水子坎正卦寅 甲寅木 甲屬寅申

水辰 壬辰木 巽壬辰水申 甲申木 辛乙酉水 辛屬酉

戊屬乾自戌順一周匝至辛而極乾陽極而變

坤故辛納乙

坤納乙癸 坤為君火

午離正卦丙乙巳火 丙屬巳

火乙 坤卦納壬乙亥火 壬屬亥

坤用乙而不及癸者六癸皆不化火也癸却自化木

木卯 震正卦艮癸丑木 艮屬丑

未 癸未木 巳巳木

酉兌正卦乾庚戌金 乾屬戌

金亥辛亥金丁兌卦納甲

土坤本宮正丑辛丑土

癸庚子土庚戌申土 庚屬申

木受坤化終於巳之陰土

土受乾化終於戌之陽土

乾用壬申而生水坤乙生火而癸生木各主八位乾

坤用足繼以長男長女庚辛運化金土攸定五氣迭

布造化之功備矣本以卦畫象數參之六十甲子始

得窺其立法之端倪不悖經旨允合象數後有明者

不易吾言矣

大五行出於乾坤者十二位出於六子者亦十二位

合六子足以當乾坤之數蓋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合
六子之策亦三百六十足以當乾坤之策也但郭景
純所載未本屬木而金土木各得四位故山家五行
篇曰癸丑坤庚名稼穡艮震已未曲直瘵今皆以未
屬土殆必有所據其理亦通木三金四土五是也然
一為數之元總攝八位可也火何以不二不七而四
耶二說未知孰是將以質諸專門之學造理之士云
山家五行郭景純既以名篇又於葬元一篇論坎坤
水土之山則曰崇土益申長生位也及論艮山則曰
崇土益亥非木之長生乎論巽山則曰崇土益申水
長生也此又景純筆之書而用大五行之明證也
醫書有左癱右瘓之證人身一氣脉也一息往來骨

節毛竅何往不達及其感疾左癱者病不及右右
者病不及左五臟六腑一而已矣豈有限界使左
病不得右而右之病不得左耶夫五臟皆一而腎獨
有二左為腎而藏精右為命而藏氣神依氣立故曰
神門配壬子之水是以人之精敗者必左癱氣敗者
必右瘓兩腎各有所主故其病亦各有所歸壬子一
位也子屬水而壬屬火左腎配子右腎配壬子水為
精壬火為神五臟猶五行也六腑猶六神也甲乙配
青龍丙丁配朱雀庚辛配白虎壬癸配玄武戊乃配
勾陳已乃配騰蛇蓋坎水納戊離火納已故五行而
有六神猶五臟而有六腑壬火子水之說近取諸身
理尤明甚

辨歲本說

明汝嘉歲本論謂今夜之子時即是來日則今年之子月當為來年立論詳而易明引證的而易信故近世多以十一月為來年向因先子葬用子月悉主汝嘉之說或謂春夏秋冬一歲之叙也豈有冬而後春之理帝堯之曆象授時亦首春而次夏夫子謂行夏之時以其得天道之正也兩說交戰于中深思其故久之乃得其說然後決以吾夫子之言為正夫每日之有十二時者太陽隨天之運而周行於方隅之十二位也故日到子方則為子時到午方則為午時每年之有十二月者太陽麗天而歷於天輪之十二星次也是以日次子位堂虛宿之躔度而立春虛乃子

位之正天中之一陽也天道左旋日次子而為子之正月次亥為二月次戌為三月左旋而曆十二位以定十二月也地道右旋故每日之太陽在子位為子時順子丑寅卯歷十二位而定十二時也蓋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為十二時太陽每一歲逆躔十二星次而為十二月胡汝嘉不曉曆法故為此論知天道更新於子而不知太陽次天輪之子為更新也是說也惟深於星曆者知之

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之一陽更新也

祛疑說

口論

夔州刺史劉

禹錫

劉子間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寓以因為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藥

訊忙

嘆牛

傲舟

原力

說驥

迷病

鑒藥

劉子間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洽煬然焚如客有謂予子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士淪跡於醫厲者造馬而美肥鞭者造馬而善馳矧

常病也將子詣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脉觀色聆聲參
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訟乘
所由致也今夫藏鮮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為美珍
之囊蒙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九可兼方寸以投予
曰服是足以瀰昏煩而鉏蓋結銷蠱慝而歸耗氣然
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
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脆能輕痺能和涉旬而奇瘳絕
馬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癘
如精或聞而慶予且闕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
難遭已顧醫之態多齋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蓋重
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方而徇既效請至
誠而惑勦說卒行其言達再餌半旬厥毒果肆

因能如店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叱曰吾固知夫子
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瀆於殆而有喜田有進和
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
以安神易則兩躡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矣
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訊疇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毗增增扶班
白挈羈角齋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
宋人祭人皂人穎人之通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
聞隴西公暘載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
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徠之簿歟蠲復之餘歟振贍
之歟碩鼠亡歟瘵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

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間鬻而武臣顛焉，夜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驚其理而畔其賦。民弗堪命，是軼于他土，然咸重遷也。非沾危楨壑，不能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足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

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其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歎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現歟？何足之病歟？今穀觶然將安之歟？叟攬摩而對云：瑰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為居畢詞焉。我執軍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軍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蹈高穀，如蓬而輒不負，及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尚順，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羸。伊禁焉，莫敢尸也。南聞邦君，鄉食土卜剛日矣，是往也。當要評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寔且無長物。

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輟然而吟曰
我之沾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齧肥飴子而衣
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為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
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吾
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扣牛角而嘆曰
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貞能霸吳屬饒賜斯既帝
秦五刑具車威振杜郵死骸下敵擒鍾室誅皆用
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賈
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
用極則憂明已

傲丹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方既釋紼纒榜人告子曰方

今端悍而舟監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面
以室之夾以瑾之對以乾之僕息而躬行又退而
書勤景靈晶而莫進風異響而端止兢兢然累辰
用獲濟偃檣弭權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
暇自逸或游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
焉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不窾礫潛澗渙
然陰清至乎滄篁濡薦方卒愕傳呼跳跳登墟僅以
身流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
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鄉予兢惕也汨洪漣而無害
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
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趙子鄰行吳君忽晉
軍戶居魏臣怠白公厲劔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

至于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
甚微倚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紉邇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
乘驛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
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為瓜土獻言于上有旨趣如京
師頃其至則乞焉五輩咸頌其體毅其容動睛眸如
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丞由將授也
說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
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校鼎如飛者綯
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脉不償者徙巨石而齋如流者
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

有客悱然自奮白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
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袍服我之力異然以道
用之可以格三苗而實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羸
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驛其
駢餘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
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
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
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易常哉
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
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于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于
山侯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積
多客聞之而涕曰吾方侯多於歲計也歲歛歲歛其

我與歟

說驥

伯氏佐戎于朔陸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稗秕飲之汚池廐歷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沾于肆肆之駟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辛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觀之用体貽然視聽然笑既而抃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覲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將如華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藏銳于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說于常日須其齒備而氣振曰則衆美以見上可以獻

閑次可以鬻千金裝也聞言竦焉遂徹其僕蠲其皂篔其惡辰異溲糲以美薦秣以薊粒起之居之澡之拒齟之無分陰之急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信予以喪其實且譏其所買也微予灑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將齧柅以櫛策不知其籟雲耳昔之嘘吸也謂為疵為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如是則雖曠日歷月將頓踣是以曾何寶之有焉辭是而言方之於上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於五殺皮乎客謾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違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

歎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喉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逮浹日予有瘳醫曾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沴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既微而怠其說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于几而步馬面不能罷類髮不能稍櫛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疎錦如復壞于躬進藥汁凡三換然後目能視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之執柅囿于予于前矣予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心諱也其即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而痊之異哉僕諄諄而答云已之被病也兀然

無知有間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心平亂面黝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嘆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顛廐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社櫟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也

因論終

寫若閱畢

